

自己的書店自己開

文 | 邱子芳 國立臺灣文學館 圖 | 國立臺灣文學館

古書肆今書店，讀書愛書買書，繼而開店，書的魔人古今都有，你多久沒有看書、買書了？

你愛逛書店嗎？喜歡到寬敞明亮、種類齊全的折扣書店挑一本新書；還是窩在巷弄裡的二手書店一個下午，慢慢尋寶；或是滑動螢幕，享受「中午前訂明天可超商取貨」的方便快捷？

近年來，不斷聽見老字號書店歇業的消息，如臺北重慶南路的金石堂、建弘書局，臺中豐原三民書局，連鎖書店代表誠品的第一間書店——敦南誠品，也即將向大家告別，甚至還有以「一間會消失的書店」做為賣點的快閃書店出現。隨著閱讀習慣、知識獲取方式改變，書店的價值也受到挑戰。其實最一開始，臺灣人費盡周折，只為擁有一間屬於自己的書店…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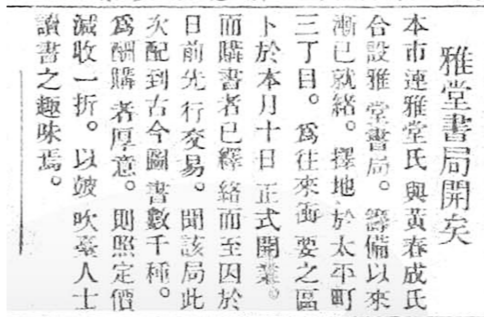
開設書店的使命感

日治時期，日人和臺人都有閱讀漢文書籍的需求，而漢文書房（也就是民間私塾）與公學校都實施漢文教育，然而漢文卻正在一點一

點流失。這是因為日本政府實施同化教育，公學校中的「漢文課本」竟與國語課本相同，僅是將日文漢譯，大量灌輸「明治天皇」、「臺灣神社」等大和思想！不過上有政策，下有對策，此舉引發人民的無聲抗議：漢文書房暗地使用清政府出版的教科書；臺灣家長們則白天將孩子送入公學校，晚上再上書房「補習」，以免孩子被洗腦了。知識分子們有感於漢文化恐隨著漢文消逝，掀起一波漢文復興運動，也因此產生創立「屬於自己的書店」——漢文書店的念頭！

日治時期書店經營者的自白

傳統文人出身的知識分子黃春成，曾經和連震東在連橫的授意之下，於1927年在臺北太平町開設「雅堂書局」（今延平北路一帶）。根據黃春成在戰後回憶當時經過，認為相對於日人開設的書店，當時並沒有「書店」規模的漢文書局，只有賣歌仔戲、章回話本的舊書鋪子。



1927年黃春成與連橫合設雅堂書局
來源：《臺灣日日新報》1927年7月6日夕刊第4版

1920年代前後，臺灣人經營的書店有逐漸增加的趨勢，1925年黃茂盛於嘉義創立蘭記書局，1926年蔣渭水在臺北創立文化書局，1927年連橫在臺北創辦雅堂書局，同年，臺中莊垂勝、張濬哲等人創立中央書局，這些書店以販售漢文書籍為主，有的也兼賣日文書籍。各家書店販售的書籍因營運者的選書品味與經營策略，會有些許不同。黃春成曾說，在「雅堂書局」創立時，當時已有蔣渭水開設「文化書局」，但文化書局以販售新學、新思潮相關書籍為多，在古籍方面則較少涉獵，所以雅堂書局就以販售傳統文學相關的書籍為主。

另一位日治時期的書店經營者謝雪紅則回憶，1929年在臺北太平町開設「國際書局」時，主要專門販售從日本進口的社會科學書籍，是一間以販售新思潮相關書籍為主的書店。

這群懷抱理想的知識分子，在當時為開設「屬於我們自己的書店」，可謂費盡心思，要販賣什麼樣的書，從哪裡引進，都需要親自把

關，甚至飛到國外親自挑選。而如何引進更是一大難題，許多以販售漢文書籍為主的書店，在引進漢文相關書籍時，便遭遇日本殖民政府官員為難，如何躲過日人查緝，是他們開設書店時遇到的最大困難。

黃春成說，當時書店最頻繁出入的「顧客」就是警察，幾乎要踩平了國際書局和文化書局的門檻，對雅堂書局的訪查當然也是家常便飯。黃春成回憶，有位讀者被警察搜到「三民主義」等「禁書」，坦承是從雅堂書局購買，於是警察便來「光顧」書店。警察和黃春成來到後院書庫，因為工讀生不小心，把禁書大喇喇亂丟在床上，忘了收拾，警察一到後院便一目了然，警察對著黃春成笑了笑，他也只能以苦笑回應，臨走時警察帶走禁書，不忘開玩笑：「今天貴店生意真好，一早就碰上我們交易這麼多書！」黃春成也只能陪笑說：「賒帳記得還啊！」黃春成事後回憶，人沒有被警察帶走，已是不幸中的大幸。事件發生後，連橫立刻趕到書店，碎念工讀生太不小心，黃春成回覆會再拿幾本禁書到警察局探探當局的態度。警察在黃春成應答自若、誠意滿滿之下，只命他之後不要再賣禁書，便輕輕放過。而值得慶幸的是，因為被床上的書轉移了焦點，所以有一箱擱在床邊的雜書、完全都屬於禁書一類的，居然因禍得福而沒被帶走！

號二十四百一第

報 民 灣 臺

日十三月一年二和昭

中央俱樂部已開辦

去年中部各地有志者所創立的中央俱樂部，今已開辦，其內分兩部，一曰版書部，專以介紹漢文和文的新文化書刊，一曰旅館部，以供同志的集合處。旅館部因還物色不到適當的地址，尙未實現，此刻只先將版書部是年頭正式開辦了。

版書部現開設於臺中市寶町，由中國及日本採辦來書刊共有三千餘種，如經濟、政治、社會學、思想、哲學、科學、戲劇、醫學、地理、歷史、小說、雜誌之類，無不悉數羅列。此外如各種教科書、字典、尺牘、書畫字帖、名畫匾聯、各種筆墨文具俱備。自開辦以來購者絡繹不絕，大有應接不暇之勢，島內同胞從此也免

螺郵便局向斗六郡提出辭呈，不知何故，部長竟在該局暗中將那辭呈押收了。聞保正們謂他私自沒收人家的書信，將以此為問題，徹底的與他計較云。

《臺灣民報》1927年1月30日第7版

自己的書店自己開

知識分子們開書店的初衷，除了嚴肅的復興漢文化之外，也有對於西方的文藝交流形式懷抱憧憬的，中央書局的經營者莊垂勝便是如此。留日歸臺的莊垂勝，是臺灣文化協會的健將之一，就讀東京明治大學期間，醉心法國的沙龍文化，回臺後徵得大雅張家的張濟哲、張煥珪兄弟支持，以募股的形式，集資臺幣四萬元，成立俱樂部，出資人大多都是文協成員。

1925年，中央俱樂部的「創立事務所」成立，開始募集資金，並將趣意書、起業目論見書、起業預算書，以及定款製作成冊。這個俱樂部預計設有食堂部與會客、談話室，並置辦圖書部。圖書部會販售漢文書籍，也置有中文書報供成員閱讀，同時兼賣文具用品、運動用品，及其他學用品。期待提供知識分子吸收新舊知識、交流理念的空間場所，也活絡漢文的日常使用。這樣複合式的經營，讓人彷彿走進了「博客來」的實體書店呢！

人們殷殷期盼俱樂部帶起中部的文化活動，《臺灣民報》也多次報導。1926年12月12日，《臺灣民報》刊登〈中央俱樂部將辦書局〉新聞，宣告中央俱樂部開始籌備書局部，並將在1927年開幕。同是文協影響下發起的書店，蔣渭水一人創立的中央書局，比起採用募股形式的中央書局自由許多，因此在1926年就開幕了。

1927年1月3日開幕後，中央書局陪伴臺灣人、臺中人走過70年的歲月。可惜的是，原先預計設置的旅館部與食堂部，因時勢變遷、人事更替而沒有實現。即使如此，繽紛精彩的圖書部仍然帶動了一股全民閱讀風潮，吸引許多「名人」光顧。

誰是書店VIP——閱讀是全民運動

中央書局販售的書刊，經由莊垂勝從中國及日本採辦，種類多達「三千餘種」，包括經濟、政治、社會學、思想、哲學、科學、戲劇、

醫學、地理、歷史、小說、雜誌等，以及各式教科書、字典、尺牘、字畫匾額、文具等等。莊垂勝選書的其中一個目標，就是希望透過販售相關書籍，帶動臺灣人對自身民族性的思考和臺灣教育問題的關注。

莊垂勝精心挑選的書，都是被哪些讀者帶回家了呢？從林獻堂（1881-1956）、葉榮鐘（1900-1978）、吳新榮（1907-1967）、呂赫若（1914-1950）、黃旺成（1888-1978）等人的日記裡，可發現讀書人逛中央書局的紀錄。林獻堂身為發起人之一，他自己就是中央書局的大顧客，他曾兩次大量選購書籍，在1937年1月5日那次，甚至還一次買了七十



1952年臺中市街道圖標示的中央書局
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GIS專題中心 (2018). [online] 臺灣百年歷史地圖
Available at: <http://gissrv4.sinica.edu.tw/gis/twhgis/>
2019.12.10

餘種圖書，隔天莊垂勝送書到林家時，林獻堂還殺價因此獲得了五折的優惠。對於在中央書局買的書籍，林獻堂非常滿意，常常一口氣讀完，1931年3月2日在日記寫下：「昨日在中央書局購《歐洲縱橫秘史》，今朝盡讀之。」

另外，葉榮鐘也經常到中央書局看書、買書，曾在日記寫道：「歸途在中央書局買了兩本書，一本是譚正璧的《詩歌中的性慾描寫》，一本是孫福熙的《歸航》，書局實在沒有書可買了。」頻繁逛書店買書的葉榮鐘，已經到了無書可買的地步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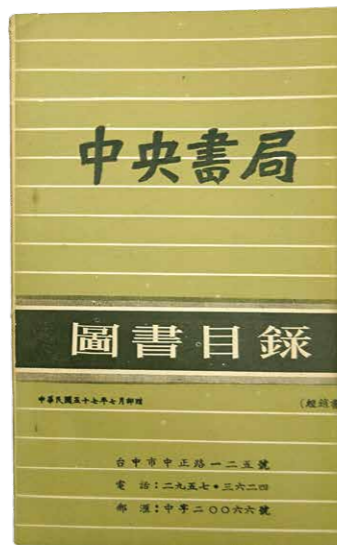
1927年7月黃旺成在中央書局買了《太陽》雜誌，1942年呂赫若日記也有「在中央書局看中國戲劇《山海關》，被偉人所感動」的紀錄。1943年臺南吳新榮去臺中旅行時，也曾經在中央書局買了《大陸史の十二人》，吳新榮覺得在書籍欠缺的情況下買到這些書，真是意外的收穫，而特別開心。

雙方滿意，就是好交易

臺中櫟社社長傅錫祺（1872-1946），也曾在1929年到中央書局買書，留下「買《中國六大文豪》一冊，二角、《中國文學批評史》一冊一角二分、《爪哇一瞥》一冊三角」的紀錄。那麼，以1929年的物價來看，一本書定價「二角」、「一角二分」，到底是便宜還是貴呢？



戰後中央書局圖書目錄
國立臺灣文學館20010022464、20010022576



1930年臺籍教師每月平均薪資為52元，1930年11月7日林獻堂與家人到關子嶺旅遊，住在洗心館，旅館住宿費一人一天是二元，中餐一元，買書一本，等於可以住在溫泉旅館吃一次中餐，由此看來，當時的書籍價格並不便宜。

不過，黃春成則認為，價格不是問題，是否能吸引讀者的好奇才是重點，因為書和知識並非民生必需品，因此在銷路上多少受到限制，但是只要一標榜「禁書」，就會被讀者搶購，連那些吝於掏錢買書的人都會馬上購入，平時賣一元、兩元都有人嫌貴的書，但禁書賣到四元五元、甚至十元仍大受歡迎，造成禁書價格往往高於一般書籍。

熄燈之際看點燈之初

書店從日治時期到戰後初期，一直扮演著重要的知識傳播角色。然而現在「逛書店」的意義已不盡相同，逐漸減少的閱讀人口之中，便於攜帶的電子書、充滿溫度的紙本書，也有著各自的擁護者。在許多書籍講求電子化的現在，仍有不少創作者堅持嚴選特殊紙質、設計充滿巧思的封面內頁，來擄獲消費者的心。

經歷蓬勃發展後，書店又再次面臨挑戰。在眾多老字號書店相繼熄燈之際，遙望當初好不容易點起的一盞盞書店燈。下次我們有目標或隨意地走進書店、翻動書頁時，或許對於書店與書，會別有一番感受呢！

周定山嚴選 日治時期熱門登山路線

文、圖 | 鄭筑庭 周定山全集編纂計畫專案助理

周定山刻有一枚「曾踏破了中央山脈」印章，跟隨他的文學文物舊蹤，讀者可以穿越時空，來到1935年的雪山登高路線，飽覽櫻花盛放的「番界」繽紛。

「登山」新運動

你喜歡爬山嗎？喜歡的是沿途看風景，還是和山友互相扶持的情誼？臺灣人又是什麼時候開始登山的呢？林枚君於《臺灣登山一百年》（臺北：玉山社，2008）中詳細爬梳，日治時期，日本依據現代化的殖民治理方針，開始調查臺灣的林野與土地、實施理番政策，才使得1905年後，臺灣出現、興起了新的休閒活動——「登山」。

2013年周定山家屬捐贈給國立臺灣文學館的大量文物，提供周定山研究新的史料與文本，其中從〈埋伏坪觀櫻記〉、〈中央山脈紀遊詩〉、與〈續中央山脈紀遊〉三篇作品可以發現周定山在日治時期也搭上這股登山熱潮，現在就一起跟著阿山去爬山吧！

跟著阿山爬雪山

周定山《一吼敵帚集》有篇〈埋伏坪觀櫻記〉，是1935年2月17日周定山等人前往

埋伏坪社的賞櫻遊記。

埋伏坪位於今日臺中市和平區的雙崎部落，這趟賞櫻之旅是由大雅張家的張煥珪發起的，張煥珪命司機駕駛自動車「八零八」號，載著張聘三、楊基先、黃再添、張耀東與周定山等人一同去賞櫻，當時埋伏坪屬於「番界」，要進入番界得事先申請，並從東勢進入，於是一行人先到了石岡遇到劉曉邨後，與陳順振在東勢會合。

周定山等人在東勢郡役所（現已拆除）等待陳順振與日本警察交涉入番手續，文中描述郡役所「占地大約六百坪，外觀很壯美。盡用摩登式的建築，聞為臺中州第一，真是內山宮殿也」，可見廳舍非常豪華。

不久，陳振順出現，顯露情況不妙的表情，大夥兒擔心此次行程泡湯，便派楊基先再前往交涉。果然，楊基先一出馬，警察科長便如見故友般與楊基先暢談，並順利取得進入番界的許可。